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職兼內外 張藏英策靖邊隅

詩曰： 自結絲蘿未有期，恩榮彩筆把詩題。
好逑已協關雎什，和調堪吟琴瑟齊。
一命武魁朝野敬，六宮檢點媵嬪宜。
紅顏傑出無多覩，外邊干城亦建奇。

話說鄭恩天性質直，不學無文，因是吉期已近，不知禮數規模，所以親到南宋王府中商議行事。匡胤將這婚姻禮數，一切應該事務，開示明白。那鄭恩記在心頭，復又問道：「二哥，兄弟想這女娃娃，實是氣他不過，到了這日，等待拜堂過了，兄弟便去多呷幾壺酒，不去睬他，竟自睡覺，你道好麼？」匡胤道：「若如此，你便又要討打了，從來結親吉日，取其夫婦和合之意，其夫婦之所以必期和合者，乃為生男育女，相傳宗嗣之故耳，你明日若冷落了他，他又性如烈火，一時怒發，顧甚新人體面！拳鋒到處，祇怕你無力承當，那時愚兄又不好來救，你便怎處。」

鄭恩聽罷此言，祇把頭來亂點，說道：「二哥說得不差，果然他發起惱來，倒是不妙之事。咱祇曉得呷酒打降，是本等的事，這做親勾當，那裏曉得，還望二哥教導我怎樣一個法兒，不致他打罵。」匡胤道：「古者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陰陽配合，是為夫婦。男女媾精，生息無窮，此乃天地之正氣，人道之大端也。所以，人能各正其性命，方為保合太和，善全造化。若或放蕩不經，便為非理，非理之人，又在正道之所不取者。今賢弟既問於我，我不說明，安知其理。汝於明日拜堂之後，歸房合巹，客散安寢，須要和顏悅色，言語溫柔，盡其愛敬之歡心，效於飛之樂，法君子之風，自然彼此歡洽，相敬如賓矣。」鄭恩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咱祇恐他性兒依舊，動手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匡胤哈哈笑道：「你既做了一個男子，怎麼倒怕起婦人來。凡事禮下於人，人亦必然致敬。彼時你偷他瓜吃，自然打你。今日乃明媒正娶，名正言順之事，彼縱強暴，安有打罵之理？汝但放心，我看三春亦是知禮之人，決不魯莽，汝祇依理而行，便是無礙了。祇是還有一說，這媒金謝禮，送與不送，且是由你。所有前日定親玉玦，乃愚兄之物，須要見還。」鄭恩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忒也小人之見，這玉玦兒留在咱處，等待你有了姪子，與他玩耍的，怎肯還你。」匡胤道：「尊諱賴貓，果然話不虛傳矣，佩服佩服。」說罷，兩個大笑而別。匡胤又撥了幾名得力家將，往汝南王府中代為備辦。

到了吉期，陶氏弟兄同鄭府家將已到，把妝奩什物搬到府中。鄭恩撥令僕婦使女，鋪設內房，好不齊整。外面搬送已畢，眾人叩頭叫喜，甚是鬧熱。鄭恩坐在堂上，看了這些擺設物件，紛華富麗，目中從不曾見的，不覺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咱尚沒有破賞，怎的陶家這般豐盛，多虧了二哥的主意，成就咱的好事。」便令行禮官行賞搬運人等。眾人受賞，各各叩謝。

到了次日，張燈結彩，鼓樂喧天。鄭恩請了南宋王昆仲，並高侯弟兄，及在京各官，皆到府中。祇見鑾輿進了府門，當堂停下。陰陽官看了吉時，贊禮官請新人出轎，夫婦一對兒同拜天地，謝了聖恩，參了祠灶，然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祇聽那歌賦悠揚，笙簧迭奏，人間歡慶，無過於此。當時飲過了合巹酒，鄭恩復到外廳，與陶氏弟兄並眾官見過了禮。匡胤陪了陶氏弟兄入席，眾官各自依次而坐，大吹大擂，點戲開場。飲至半筵，鄭恩出席，手捧金杯，行禮敬酒，先敬了陶氏弟兄，次敬大媒匡胤，以下眾侯各官，俱皆辭謝。眾人又飲了一會，即便起身。陶氏弟兄亦回公館，整備三朝禮物。

鄭恩送客進內，分付廚房給與辦事及女眷人等酒食，又賞賜雜役等人，並趙府幾名家將。諸事已畢，將身步進房來，見了三春，深深作了一揖，三春回了一福。鄭恩歡喜，說道：「請寬衣。」三春遂命丫鬟解了束帶圓領，珠冠蟒袍，鬆下軟鞋。鄭恩亦自脫下了公服。丫鬟接去收拾了，即送香茗過來。二人飲畢，鄭恩揮手道：「你等一路辛苦，不必在此伺候了。」眾婦女答應一聲，各自出去，掩上房門。鄭恩坐下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姻緣之事，莫非前定，夫人還記得當年瓜園中的事麼？」三春道：「妾與君天各一方，若不是這樣奇奇怪怪，如何成得婚姻。那時魯莽衝撞，誰知宿世姻緣，如今，已往之事也不必說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早知是你丈夫，也須留情，不致下此毒手。」三春道：「這也論不得。」鄭恩笑了一笑，忙伸手去解三春扣帶。三春將手一推，說道：「各人自便。」於是二人各褪下衣裳。鄭恩雖是愚直，然見色心動，天性皆然，又經那滿室噴香，如同仙府，不覺心歡興發，身在浮雲，捧住了陶妃，相偎相倚。二人同上牙床，整備旗鼓。鄭恩身在壯年，初近女色，勢如枯渴。三春年已及笄，望雨已久，並不推辭。兩個在香被之中，如魚似水，雲雨起來。鄭恩如蝶亂蜂狂，祇向花心去採。三春初經攀折，未免苦樂相勾，真是綢繆盡態，恩愛無窮。事畢之後，摟抱而睡。正是：

欣承玉體滋膠味，恨聽金雞報曉聲。

二人五更早起，梳洗已畢，各換了公服，上朝拜謝聖恩。正值世宗駕臨臨殿，受過文武朝儀，那夫妻二人，在金階之下，高呼朝謝。世宗直上金鑾，俯伏塵埃，舉目一看，見了三春形容醜陋，氣概雄起，心下甚是驚駭，暗想：「鄭恩這等魯莽，不諳事體，須得要這位勇狠夫人壓制於他，庶幾心懷顧忌，不至胡行。」遂乃開言問道：「聞卿深知兵法，力可兼人，果有之乎？」陶妃奏道：「臣妾本係草莽之女，幼失母教，未嫻閨範，性成愚魯，以此祇愛騎射，喜習兵書，一十八般武藝，大略粗知，若雲力可兼人，不敢自信，今蒙聖上垂問，臣妾謹以實奏。」世宗道：「卿既有此纔能，朕欲當殿一試，略觀射藝可乎？」陶妃道：「聖諭所及，臣妾焉敢不遵，願賜弓矢以試之。」世宗大喜，傳旨，命值殿官即給陶妃弓箭，就於丹墀下，約計百步之外，立起紅心，看陶妃試箭，以觀武藝如何。陶妃領旨，謝恩起來，取了弓箭，將身退至殿外，正立階前，彎弓架箭，對了垛子便射。祇聽得嗖嗖的幾聲響處，正如飛星穿月一般，一連三箭，皆中紅心。兩旁文武官員，盡皆喝采。陶妃射畢，上殿覆旨。世宗見而大悅，即謂之道：「卿以閨門弱質，而能具此勇力，負此高才，誠不世之觀也。射法既見盡善，他如武藝之高妙，兵法之精通，不睹而可知其能事矣。朕心嘉悅，當有榮封，今封卿為毅勇正德夫人，欽賜武狀元之職，宜與汝南王並驅朝寧，共享榮光。就行朝見皇太后及皇后，遊宮三日，然後榮歸府第。」陶妃受封，謝恩而起。鄭恩見夫人封了狀元，好不歡喜，也在下面謝了恩，先自退出。

那武狀元陶妃奉旨遊宮，自有宮官前來引導，先至養老宮，朝見太后娘娘。那太后見陶妃禮度從容，言詞剛決，心下十分歡喜，眷愛殊深，因而問道：「賢妃青春幾何，父母可在，家下還有甚人，可有出仕的麼？」陶妃奏道：「臣妾虛度二十一歲，自幼父母早亡，有兄陶龍陶虎，撫養成人，祖公曾為後唐顯職，親因兵荒世亂，避禍鄉村，農桑為業，耕讀傳家，今又遭逢聖朝盛世，惠養萬民，因此臣妾二兄安居薄業，尚未出仕天朝。」太后見陶妃所奏，言語剴切，誠實有禮，心中大喜，復獎諭之道：「觀賢妃年雖幼艾，德禮堪嘉，其文武之纔能，真智勇之首選，皇上愛才寵異，命職宜然，惜乎身屬女流，不能朝堂輔弼，宜任內職，參理宮庭，庶見隆遇之意，今再加封爾為六宮都檢點之職，爾可不時進宮，凡遇內庭所有作姦犯科一應大小等事，任爾糾察劾奏，以便施行。即汝兄今係皇朝貴戚，豈可白衣終身，我當與皇帝說知，自有封爵。」陶妃謝恩不盡。太后又傳懿旨，命設宴宮中以賜之。宴罷，又賜脂粉銀三千兩。陶妃復謝了恩，方纔退出。

宮官復引陶妃至朝陽宮，朝見皇后娘娘，拜畢，皇后賜坐於旁。那皇后見了陶妃這等人物，心下雖然驚異，卻也十分愛敬，亦命賜宴，又賜白銀千兩，綵緞數十端，其金銀器皿及珠翠寶玉之類，賞賚甚厚。陶妃受賜謝恩，拜辭而出。

當時引導宮官引了陶妃，往各宮遊遍。那些妃嬪媵嬪，聞知陶妃封了六宮檢點，糾察宮闈，各各凜然知儆，也有相請飲宴的，也有饋送玩物的，好似上司下臨，考察官吏的一般情景，恁般興頭。正是：

九重恩命新頒逮，六院閨情趨附來。

陶妃奉旨游宮，不覺三日已過，當時辭駕出宮，上朝覆旨，正值世宗臨殿，陶妃朝見已畢。世宗因遵太后之命，即時降旨：「封陶龍陶虎為侯伯之爵，即於本處建立府第，欽此欽遵。狀元都檢點職兼內外，優禮宜尊，即著承奉官安備寶輿，仍賜半朝鑾

駕，迎歸府第，撥禮部官一員，齎旨護送。其內宮所賜之物，著太監即送汝南王府收領。」旨意一下，諸官遵行。陶妃俯伏謝恩，辭駕而出。當時出了五朝門，早見寶輿鑾駕齊都備下，陶妃上輿起行，但見前呼後擁，車轡馬蕭，好不威嚴，一行人迎至鄭王府來。

此時鄭恩正與趙王高侯陶龍陶虎親友等眾飲宴，聞知陶妃榮歸，又有聖旨下來，即忙往外迎接至廳。欽差官道：「旨意是榮封鄭王尊舅陶公的。」陶氏弟兄即忙俯伏聽宣。欽差官開讀了詔旨，陶龍陶虎望闕謝恩。欽差官辭去，太監等亦各自回宮。陶妃命鄭王朝闕八拜。然後將皇太后及皇后所賜脂粉銀兩並賞賚之物，一齊收了進去。眾人各各稱贊其能。那陶龍陶虎分付家丁，將廟見禮物，送入祠堂。鄭王又命辦事官整備祭禮，祭祀祖先。夫妻二人，上香禮拜已畢。眾王侯請出陶妃，依次相見。趙王匡胤說道：「後日午刻，備席在舍，請賢弟弟婦到來作賀，望勿推卻。」陶妃謝諾，辭了眾人，往內去了。鄭恩分付重新擺宴，與眾王侯歡飲，直至酩酊方休。自此，各家王侯，輪流設席，作賀新婚。按下不表。

祇說世宗自登極以來，年歲豐盈，天下太平，萬民樂業，文武輯睦。朝廷政事，無論大小，皆世宗親裁，百官唯受成而已。時有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云：

臣聞四海之廣，萬機之眾，雖堯舜不能以獨治，必擇人而任，以觀其成焉。今陛下焦勞宵旰，一以身親之，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，足以兼百官之任，皆言陛下褊迫疑忌，不信群臣耳。不若選夫能公正者以為宰相，能愛養者以為守令，能理財足食者使掌錢穀，能原情守義者使掌刑罰，陛下垂拱明堂，視其功過而賞罰之，天下何憂不治？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，屈貴位而親賤事，無乃失為政之本乎。宣授朝散郎河南節度推官，臣高錫百拜上言。

世宗看了，嘆道：「非我好勞，祇慮輕易托人，不能盡心爾。」遂乃留中不發。下日謂侍臣曰：「凡兵在乎精，不在乎多，今以百農夫之力，僅足供一甲士之需，奈何啖我民之膏血，以蓄養無益之兵，且好歹不分，眾何以勸。」乃命趙匡胤大簡諸軍，擇其精銳者收用，其羸弱者罷去。仍詔募天下壯士，許令詣闕，撥付趙匡胤簡閱，選其武勇出眾者，為殿前諸班禁軍，其馬步軍皆各令管轄。

那將帥自選閱之後，士卒精強，所攻必取，所戰必勝，侍臣皆頓首稱賀。忽中官來奏，太師馮道卒。世宗聞奏，甚加嘆惜，即敕有司依三公之禮葬之。有司奉行。不提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北漢主劉崇，自高平一敗，憂憤成疾，延至數月而殂，遣使告哀於契丹。契丹主接得告哀文表，即遣使，命冊立劉崇之子承鈞為帝，更名劉鈞。劉鈞得命，遂即皇帝位，那劉鈞天性篤孝，行己謙恭，既嗣大位，勤於為政，愛民禮士，境內稍安，仍上表稱契丹為父皇，凡貢獻饋送，極其敬事。劉鈞忍恥事虜，效尤石敬瑭故事，阿諛諂媚，竭力以事之。捨山後楊業千城之將，視為等閒而不用，孰知見識於當世，遺笑於萬年。後人因有一詩以嘲之：

遼虜當年勢最強，中原屢被犯邊疆。

甘心上表稱為父，無恥劉鈞計不良。

顯德二年正月初一日，日食四分。世宗下旨，詔求直言。次日，封章沓至。世宗擇其嘉言善行，有益於民者，見之施行。時有邊將張藏英，上陳備邊之策，大意謂冀州青州等處有胡盧河，橫亙數百里，可浚掘使深，流水令其滿溢，再擇地勢，築城池以守之。兵馬若來，亦可限其奔突，且百姓得再生之路矣。世宗覽表大喜道：「張藏英有此智謀，必能為朕守，勝於長城遠矣。」一面降詔褒獎，一面遣韓通張光遠督民夫往後濬築。二將得旨，即日帶領軍馬，起發民夫，至李晏口地方，築立城池，留兵馬屯扎，以護沿邊居民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契丹主聽得張光遠築城池，遂與眾將商議道：「李晏口乃大遼出入之路，若使其城築就，屯扎重兵以守之，則我國計窮矣，今可乘其未完，出精兵以攻之，使彼不得成功，方無後患。」眾將皆言此計甚妙。契丹主即差大將屈突惠為先鋒，帶領精兵一萬，前去攻之。屈突惠得旨，遂即起兵，來至李晏口，離地數里，扎下營寨，下令番兵：「明日分四路而出，叫他四面受敵，便自走矣。」

次日，張光遠與韓通正在監督築城，忽哨馬報道：「北兵長驅而來，其勢甚大。」張韓二人聽報大驚，即忙傳令列營而待。那民夫聽報北兵大至，各各驚心，棄築慌忙奔潰。遼將屈突惠部領虜兵，四面涌來，將張韓之眾圍繞在中，日夜攻擊。張光遠率領步騎，盡力拒敵，北兵不退。光遠對韓通道：「虜兵困逼甚急，若求救於朝廷，一時救應不及，恐誤大事，不如告急於張藏英，令其鼓兵而來，虜可退矣。」韓通深然其言，即差健卒，偷出虜營，竟至冀州，見張藏英告急。藏英看了文書，對差人道：「汝回去報知張主將，祇要堅守三日，吾救兵便到矣。」差人奉命回報去了。

張藏英即命部將江宏守城，自領精兵五千，離冀州，來至李晏口。張光遠聞知救兵已至，整頓步騎以待。北將屈突惠正看番兵攻擊城壁，忽山後一聲鼓響，衝出一隊人馬來，但見旌旗開處，張藏英拈槍出馬而來。屈突惠揮刀拍馬，上前迎戰。兩下喊聲大振，金鼓皆鳴。二將戰上二十餘合，藏英佯輸而走。屈突惠不知是計，拍馬追來。藏英較其來近，輕舒猿臂，大喝一聲，擒屈突惠於馬上。北兵見主將被捉，潰圍而走。張光遠韓通領兵齊出，與張藏英兩下夾攻。北兵大敗，死傷者不可勝計。三將催兵追殺至十餘里，乃收兵而還。將屈突惠斬於城下號令。張光遠道：「若非公忠於王事，焉能建此大功？」藏英道：「全仗諸公之力，以勝北兵一陣，但此城實乃中原之咽喉，公宜盡心築城，若有緊急，吾當相助。」張韓二人稱謝不已。藏英別了二將，領本部人馬回冀州去訖。

從此，張光遠與韓通分外當心，恐契丹復來擾亂，親督民夫，日夜監築，未及一月，早已築完。乃遣使上表，奏請調兵鎮守。世宗得表大悅，已知藏英建立大功，遂加爵賞。仍就下詔，著張光遠韓通並受節度使之職，領部兵鎮守城池。旨下，張韓受職，分營駐守。自此，邊患休息，漸得生聚。正是：

夜指碧天占勝地，曉磨寶劍望胡塵。

卻說世宗一日設朝，與諸大臣議道：「朕自踐位以來，每思治政之方，未得其要，寢食不忘。又有吳蜀幽州南唐等處，皆阻於聲教，未能混一海宇，用是為慮。爾等近臣，可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，與朕覽之。」是時昌邑侯王朴獻策一篇，世宗覽而大喜道：「王先生乃先帝有功之臣，所陳篇章，深愜朕意，此非先生之深慮遠謀，何以及此！乃朕之柱石也。」即日授王朴為開封府，領丞相事。王朴受命謝恩。

忽近臣奏稱，有邊報機密事情。不爭有此一報，有分教——賢臣策百世功勳，良將布千秋事業。正是：

王政首開除暴令，仁君先務愛民心。

畢竟報的甚麼事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